特1
2187

春秋左氏傳

再刻

九

卷十七襄公自二十三年盡二十五年

卷十八襄公自二十六年盡二十八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經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三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盟無傳夏邾黑我來奔無傳黑我是庶其之黨同之罪來奔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爲楚所納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入于曲沃以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言遂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己卯

公羊作邾婁之卑作鼻

榆二傳作渝

速穀梁作遠
公羊作邾婁

日知録曰杞孝公喬平公之舅尊同不降当服緦麻三月言隣国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林云期功之喪不飲酒聲樂左氏不以母子至情言而曰為隣国闕里却下一段語尤覚言有窮而意無尽

傳在二十年。

使慶樂往絕句

傳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禮爲鄰國闕、諸侯絕期、故以陳侯如楚也、朝 公子黄媾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黄、黄奔楚、乃信黄爲召二慶 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自理、今陳侯往楚、楚乃信黄爲召二慶 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 不敢自往、 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

仲孫速卒、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李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之罪、 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

周礼春官巾車掌漆車藩蔽注云藩今時小車漆席以為之又按与輜通傳云典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邑属乘氏按後以曲沃賂魏舒則即以宗邑為乘邑未可知也

按毛萇詩傳云築牆者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按周書嘗麥解曰肆、緩也又詩大雅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傳云肆長也

左傳 卷十七

君、屈建、楚莫敖、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谷殺其長、慶氏分其板隊、遂殺欒、人怒而作亂、故書、遂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勝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欒盈、邑也、欒盈夜見晉午而告之、晉午、平公子、曲沃、公邑、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言因晉午舉事無成而死我亦無所恨我實不天、天子無咎焉、言我實不為天所祐、故可因、許諾、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速穀梁作遠
公羊作邾婁

日知録曰杞孝公喬平公之舅尊同不降当服緦麻三月言隣国之喪且於徽楽而況於母之兄弟乎○林云期功之喪不徒声楽
左氏不以母子至情言而礼為隣国解是却下一段語尤覚言有窮而意無尽

傳在二十年。

使慶樂往紹句

傳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喪

仲孫速卒、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李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之罪、

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

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

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女、

姊妹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

禮為鄰國闕、諸侯絕期、故以陳侯如楚、朝也、

鄰國責之、

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

使慶樂往紹句

慶樂從陳侯在楚、不書、賤之也、

以陳叛、因陳人城、治城以距

周礼春官巾車漆車藩蔽注云藩今時小車漆席以為之
又按与轄通
傳云典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邑属乗氏按後以曲沃賂魏舒則即以宗邑為乗邑未可知也

左傳曰言虽事不集而死乃我自不為天所祐非子之咎也

按毛萇古埒傳云築牆者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按書弁典傳曰肆縦也又詩大雅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傳云肆長也

特1-2187

君届于楚、莫救、遂殺欒盈、人怒、

子謂慶氏不義、不可長也、

渭二慶譖公子黄殺陳侯所為不義、言名以教在人上

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納使若勝妾在其中、

父勝之、告以欲逸亡意、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

我非自愛惜其死也知其事必不成也

我實不天、古死字子無咎焉、言我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

言因晉平拳事無成而死我亦無所悔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巻』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
孺子、何如、孺子、樂盈、對曰、得生、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
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生、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謝衆之思也、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
晉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
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
樂氏、成八年、莊姬譖趙武、趙成、樂氏之、樂郤爲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
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樂鰲違、荀偃之命、荀吳、曰、余馬首欲東、而固
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軍、知悼子、荀盈、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

原趙同
屏趙括

孺子是背地稱呼若盈之未嘗在此以探衆情

飲人以酒曰觴

正義曰十三年傳荀罃卒十四年傳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年當六言十七傳寫誤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也

正義曰周礼八柄爵禄予奪生殺賞奪廢誅為四事分為八名此時臨戰唯賞罰事而已故以賞罰言之

囿所駒曰固宮堅固之宮也故云宮名

使宁並受下范鞅復斬云使二婦人引盈之車也

荀氏、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鮒侍坐
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
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且樂氏多怨、子爲政、
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賞罰、爲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
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王
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晉自殺、戴還、墨縗、二婦人輦以如
公、恐樂氏有內應、故爲婦人服而入、之奉公以如固宮、固宮之
中、有臺觀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起莱在僖三十三年
正義曰近世褫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古人丹書遺法

守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范鞅為趨之而逆言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隨）遂超乘（跳上車）右撫劒左援帶（劫）命驅之出僕（御）諸階（逆獻子）請（請所至）鞅曰公宣子逆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如日明）乃出豹而閉之

閉（著門）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莊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率）卒用劒短兵接欲致死之欒氏退攝車從之（攝持也）鞅攝官車（官車子之戎車）遇欒樂（樂盈）曰樂免（免去聲）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之罪）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魴氏族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申鴕成秩御莒恬申鮮虞之傳擊為右（申鴕次前）

左傳曰免當是勉字之訛（范鞅呼其名而謂之曰勉免之言不免也）（林說）

攝引持也

左傳曰言如今賊矢追及君屋女必死之所以督其力戰也

一本之下有子字恒与恒同

超衆在僖三十三年

正義曰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帋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古人丹書遺法

守者范鞅逆魏錡用王鈗計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莊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遂超乘跳上獻車右撫劍左援帶劫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著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於君屋死之欒氏之所不請豹而閉之

閉著門外

後擊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用劒短兵接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官子戎車遇欒樂盈之族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樂射之不中又注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槐而覆樂攝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欒氏族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恬申鮮虞之傳擊為右申驅次前鋒申驅殿

斐敷尾切音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軍傳擊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貳廣公副車狼瞫疏爲右左翼曰胠啓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右翼曰胠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太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一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瑕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無喜色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欲弑之以說晉君子謂君之惡過於背盟也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爲二道孟門晉山名大行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於滎庭張武軍謂築壘壁滎庭晉地戍鄆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少水名尸於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魯邑在濟北東阿縣東南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屬平以北

傳在前年○

注四人夏之御寇商子游崔如燭庸之越也

林云間晉有棄盈之禍

補正云水注注見京相璠曰步水今泌水也

補正云今冀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有榮庭城水注注榮谷水西逕榮庭城南又云今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鄩原闕唐武德二年置鄩原縣按鄩鄩当是二地计其相去亦不甚遠文公六年賈季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傳云兩向而治行或失常不敢預也

憂鞅也、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文子雍、禮也、救盟
太夫、
故上日禮、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成子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曰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乃止、止、不立紇、必爾、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既獻、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臧孫子孫、新樽絜之、酒樽、既新洗絜濯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降於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旅、酬行、使與之齒、使從悼子、

驂掌馬之官兼掌御車故曰驂御

慍怨也怨也

左傳 卷十七 六

之禮、列在下、季孫失色、怒公鉏不從、悼子之下、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父紓連文、曰子無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慶賞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苟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其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公朝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孺子秩之
弟孝伯也

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北立于戶側則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礼記云坐北云立者以季孫来故立耳

傳云紇自知作不順於季氏季孟將踵其迹以構己故多淫蓋自傷也

旣而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正義曰服虔云夫渭孟孫也桓十三年傳夫固渭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渭嗣伯比也石一云鍾乳礬之類一云鍼也

欲殺秩而立公鉏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時臧孫為司寇而或兼司徒遂正是司徒之屬藉亦借也

正義曰七年傳稱叔仲昭伯為遂正渭南遺清城費吾多与而役是役夫遂正可主知北正夫是遂正也遂正当屬司徒臧氏為司寇而借之於臧氏若盖当時臧氏兼主掌之

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欲殺秩而立公鉏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季孫廢鉏立秩故以此答之

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羯

公鉏季孫之少子羯立于戶側要之位

公鉏荷杖而立羯請讎臧氏

即仲孫速疾病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固自當立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

季孫曰然則奈何公鉏曰為孟孫

公鉏奉孟孫之命立羯故告其父武子

為有力於臧氏乎

使孟孫為己後

再三云羯

奉羯立于戶側

公鉏奉孟孫之命立羯于戶側要之位

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

喪主

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言何伊何孺子秩之居長考立

季孫廢鉏立秩故以此答之

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我何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常志相違辰猶

我藥石也

藥石之療病

常志相順

季孫之愛我身之害

孟孫之惡

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

馮云夫猶彼也

生我

愈已

疾之也

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孟孫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孟氏得成葬礼

孟孫絕臧立乃閉門而告季武子

公鉏讎臧氏

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備也

戒為

冬十月孟氏臧氏也於臧孫奔邾

將辟讎除於臧氏

辟讎穿藏也除葬道

臧孫使正夫助之

正夫除道

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

畏孟孫氏之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

見其有甲故

臧氏有乙亥臧紇

正芙曰喪大記云夫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北立于戶側則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禮記云坐北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耳

傳云紇自知作不順於季氏季孟將踵其迹以構己故多涕蓋自傷也

旬出 旬出

孫于邾

於虐反

孺子秩之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曰孺子秩固其所也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公鉏謂季孫曰孺子長公鉏共懷臧孫公鉏荷位羯請讎臧氏孟孫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後再三云羯必爲孟孫之後

即仲孫速疾病

公鉏季孫之欲而爲定之猶

使公鉏行立變先告其父良子

奉羯立于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羯也則季氏有力遇於臧氏遂訴於孟孫孟孫惡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定之猶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有唯其若之何

固自當立

言何以拘孺子秩之居長者立

秩丑乙切音嗔

公鉏讎中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穿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有乙亥臧紇

孟孫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欲召公鉏仇讎氏其特勿亂天使孟孫以改葬禮

我藥石也藥石之療病猶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

言夫猶彼也

生我愈已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孟孫之惡何

言何以拘孺子秩之居長者立

時臧孫爲司寇而或兼司徒遂正是司徒之屬藉亦借也

正芙曰七年傳稱叔仲昭伯爲隧正渭南遺清城費吾多勻而役是役夫隧正所主知此正夫是隧正也隧正當屬司徒臧氏爲司寇而借之於臧氏若盖當時臧氏兼主掌之

閘之絕句 飛句

疢丑刃反美嗜爲病

正芙曰服虔云夫渭孟孫也桓十三年傳夫固渭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渭闔伯比也石一云鍾乳磬之類一云鍼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門）初臧宣叔娶于鑄（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生賈及爲而死（鑄女生二子而宣叔及爲卒鑄也）鑄（鑄國）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奔鑄（還魯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大蔡龜之出若因名武仲能大蔡龜不擾宗）還氏（還魯氏）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敢告不弔（不爲天所弔）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賈（賈使告以魯先守奉先人之祭祀）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大蔡龜）使爲以納請（賈使爲自爲請）遂自邾（爲自）使爲也（爲自爲請）臧孫如（臧孫防）防（臧）

母当为母

正義曰周礼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令季孫召外史蓋魯亦立此官也

林云近祖廟为宗祧邢昺云宗者本也一云流派所出为宗

正義釈親云妻之姊妹同出为夷同出俱嫁也拠父言之子則謂之従母但子效父語亦呼为姨故従母昆弟为姨昆弟

說文曰閎以木橫持門戶也

斬暫也暫加兵即斷也

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浸耳）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浸耳）非敢私請爲其先人請也（爲自爲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防邑之人尚戴仲馮云其人追指纔從行者）齊（齊人）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戒）臧孫曰無辭（無辭故謂無辭）以罪己（己）將盟（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公命）不聽公命（公命）殺適（適子）立庶（庶公子）毋或如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僑如）欲廢（廢）公子（公子）遂（遂）殺之立宣公（宣公）盟叔孫氏（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國家之典常）蕩覆公室（公室）謂謀公與（與）季孫（季孫）於貨（貨）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于当为干

約於壽舒地合戰也

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千亦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先孟椒乎

伯猶居也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自外犯君而入非卿也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齊侯傷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先齊大夫且于隧狹路

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

蒲侯氏近莒之邑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之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華周即華還昨晚受命載甲而來曰夫中而棄君三命不為死戰有臣如此莒子所以盡力

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

何以盡事君之道莒子親力鼓勵為鼓從而伐杞殖華還之作

杞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不足弔

若杞殖無罪而死猶有杞良先人之故廬在下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

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

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禮有

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

增韻曰為于偽切與也

齊侯句絕

正義曰禮弔之哀公使人弔莒向遇諸遠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為魯子曰莒向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礼

林云戰功曰多

寢則近人廟則嘗靜何畏之有云云正義曰禮可謂拘也寢廟亦謂大槩耳

寧安寧之寧

述曰寢廟指人之寢室襄四年民有寢廟獸有茂草荀子礼論疏房樞顊楊倞曰顊古貌字貌廟也皆指人之寢室

正義曰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患孟子立庶也竝則作而順當如服言傳無患孟子之事故不取当謂知其不可而為之是不恕

畫伏夜動不究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孫臧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恕施也

傳無

經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欒氏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傳無齊崔杼帥師伐莒太水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羊作邾婁

穀梁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大侵按韓詩外傳嗛作歉康作荒

馮云亮为唐侯国于中山唐縣後为天子国于晉陽以陶冠唐曰陶唐氏說本正義正義云商初承韋彭姓其後乃以列累之後代之祥見昭二十九年

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也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匄之祖自虞以為虢故曰自虞以上

杜云匄之遠祖

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豕韋城在周為唐杜氏唐杜氏二國

名、殷未喪、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爲諸夏盟主、范氏復爲之佐、言、已世爲典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

一本言立作言立於世

岡伯駒曰宗祊於云宗廟

按詩小雅曰祀烝于祊傳云祊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使祝博求之門內之旁待賓客處也又明日繹祭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曰祊也見礼礼器疏

傳云晉今諸侯朝聘之幣重於昔

長丁丈反

長大之長

傳云沒沈潛之意與所以行也○湎沈酗於利也与杜注異

産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特用之也、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也、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爲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一本言立作言立於世

名、殷未喪、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爲諸夏

盟主、范氏復爲之佐、言已世爲典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廢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穆叔范宣伯如晉子

無國無子爲政、世不絕祀、

傳云晉今諸侯朝聘之幣重於昔

岡伯駒曰宗祊猶云宗廟

按詩小雅曰祀祭于祊傳云祊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使祝博求之門內之旁待賓客處也又明日繹祭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曰祊也見禮禮器疏

長丁丈反

長大之長

傳云沒沉溺之意與所以行也○渭沈溺於利也与杜注異

產寓書

子西叔孫僑如晉拔士

諸侯不

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恥、

不以貨而不足爲患而立美名不立爲難

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貳必君生騎侈是多行不義之類

賴、特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言所以沉溺於貨欲也

沒也、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

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有德在己則樂己有德在人則樂人樂其有德也

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言武王之德有上帝所臨女武王無貳爾心之德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傳云怨思以怨為思也怨施則人感懷而名令德由之行是名以載德而厚於怨汲取之深也与怨庶矣

毋音無

正義曰言人事作二事為不取人財寧使人言子實能生養我民也為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子此二者孰勝也

履軒云清罪為辟之也左傳曰一本作是以請請罪為徐上清音情被周礼條狼氏注請字亦音情

戴說文曰藏兵也詩周頌曰載戢干戈

左傳曰基漢書作丌如淳丌音基古基作胥丌即古其字

傳云夷俟時屬衛棘沢郑地

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歸怨思以明德不敢懷寘心所以濟令名怨思以明德則令名如字載戢其德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浚我以生乎

浚取也言取我財以生活

子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燔也

賄財也

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

花宮子為晉侯婿不敢文其舅氏

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

前年齊伐晉故也

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夏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

傳云怨思以怨為思也怨施則人感懷而名令德由之行是名以載德而厚於怨汲取之深也与怨庶矣

毋音無

正義曰言人事作二事為不取人財寧使人言子實能生養我民也為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子此二者孰勝也

履軒云清罪為辟之也左傳曰一本作是以請請罪為徐上清音情被周礼條狼氏注請字亦音情

戴說文曰藏兵也詩周頌曰載戢干戈

左傳曰基漢書作丌如淳丌音基古基作胥丌即古其字

傳云夷俟時屬衛棘沢郑地

而還為下吳召舒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

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祀以示遠啓彊

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秋齊侯聞之遂伐莒侵介根介莒邑

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遠啓彊如楚辭且乞師

離有晉師未得相見

崔杼帥師送之

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伐齊之諸侯還師救邾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

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故也

諸侯還救鄭東儀諸侯

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
（骼古洛反　躒力狄反　致中丁反　御下牛呂反）

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故也、
（宛於元反　射食亦反）

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故也、
（宛於元反　射食亦反）

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在己上者有尊分、無大小國之異、
（大叔游吉也　戒音界　與音預）

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一國之人、不可與也、言在己下之人、木叔欲使之、
（大叔游吉也　婁音俱　阜音附　與音預）

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雖在己上者有尊分、無大小國之異、
（衆之仲反　寡古寫反）

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一國之人、不可與也、言在己下之人、木叔欲使之、
（大叔游吉也　婁音俱　阜音附　與音預）

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雖在己上者有尊分、無大小國之異、
（衆之仲反　寡古寫反）

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在己下之人、木叔欲使之、
（大叔游吉也　戒音界　與音預）

公孫、二子在幄、坐射犬于門外、二子、張骼輔躒也、幄帳也、
（幄於角反）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
（廣古曠反　乘車證反　踞居御反）

轉而鼓琴、琴轉、衣裳、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其弧者、各抽弓而射楚人、既射楚人、以授收、舍挾囚、舍猶釋也、
（挾音協　藏也）

宵於櫜而宵、入壘、皆下、搏人以投、
（櫜古刀反　壘力軌反　搏音博）

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如兄弟、胡再不、
（再不音否）

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
（謂不告而馳　不待而出）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
（曩奴朗反）

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曩者不告而馳志在入急、其性急、不能變爾、
（亟紀力反）

使遽告彊帥、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同盟、故吳人爲楚共伐楚、
（遽其據反　帥所類反　送宋仲反　陳無宇齊大夫　爲于僞反）

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楚屬國、
（舒鳩人舒鳩楚屬國名欲與楚共伐楚）

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
（荒浦舒鳩地）

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
（讓之二子楚大夫）

使沈尹壽與師祁犂
（壽與音預）

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令尹蠆、子禽、
（蠆丑介反）

彼告
（彼告）

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告、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
（射食亦反）

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如兄弟、胡再不、
（再不音否）

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
（謂不告而馳　不待而出）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
（曩奴朗反）

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曩者不告而馳志在入急、其性急、不能變爾、
（亟紀力反）

使遽告彊帥、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同盟、故吳人爲楚共伐楚、
（遽其據反　帥所類反　送宋仲反　陳無宇齊大夫　爲于僞反）

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楚屬國、
（舒鳩人舒鳩楚屬國名欲與楚共伐楚）

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
（荒浦舒鳩地）

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
（讓之二子楚大夫）

使沈尹壽與師祁犂
（壽與音預）

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令尹蠆、子禽、
（蠆丑介反）

彼告
（彼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
故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也
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比下之人
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尊分無大小
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一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
乘皆踞
轉而射之故近而馳皆取
胄於車
挾囚禽獲也
弗待
轉而
謀謂不
不待而出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
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使遽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結和也
師之役故在此年夏
召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
楚子師于荒浦舒鳩地
使沈尹壽與師祁犁
共伐
讓之二大夫楚
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遽子曰不可令尹遽子馮
彼告

怯 畏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巻』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左傳卷十七

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明年、楚滅舒鳩、傳言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以賜車之總名、爲下昭四年、叔孫以葬張本晉侯發程鄭、使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聽、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子羽歸卻以其問語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爲明年程鄭卒張本

經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難、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義、釋例詳之秋八月、己巳、諸

左傳卷十七 十三

左傳云降階自卑下也

左傳曰楚周語為吳王二月十二年十月吳王以文二年即位往年毀壞其城故今歲為之城也

馮之言求降乃知人所為非程鄭所及今向及其將亡子產則死也

穀梁曰莊公失言落于崔氏

光弃莊公也

公羊作邾婁

子產獻捷于晉辭在七年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夷公羊作陳

過二傳作禍

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公至自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下從告、經在冬、鄭公孫夏帥師侵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謁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阿邑切

傳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爲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弒君、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

正義云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爲卒書名與頓如會丙戌卒于鄢也

正義云楚僭王號縣尹稱公存不僭諸侯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哤之傳即因而言之於鄭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寘谷也

正義曰史筮人也史有多人皆言吉以阿崔子之變也元爲少女豆爲妻也

陸氏曰傳說妻字屬上句而注云夫則順風風能隕落物故曰從風風隕妻故不可要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爲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也、徒空、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爲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而娶、臣出自桓、不可、辨之、崔杼之祖、

之大過三三坎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爲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不可要、且其繇曰、困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本草曰蒺疾也其刺傷人甚疾而剉也又藜可為杖者

坎為水為木水之險者石故六三處三陽之間進而遇四九五之剛困石之象。坎為險穴為沢沢之生物而險者莫藜也故遇而棄九三剛拠于蒺藜之象。坎為水其所居之宮室。六三上六非陰陽同匹敵則又不見其事之象。

易渭繫辭也死其之其今本作期為是

朱祖義曰三以陰邪居不当位不掩九二之剛而処其上故進則困于不可動之石渭九四九五之堅固

林云驟数也

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

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傷也、坎為險而險者、蒺藜、特之則傷、而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特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蔡也、甲之切言妄物也何吉何凶、蔡、言、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

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蔡公已當此凶

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難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林云謾問又以莊公間晉之難而伐之

怒、又以其間伐晉也、聞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弒公、

公以說于晉、而不獲聞、公、晉、而不得入國何公向隙莊公以事賴侍人覓奉千

乃為崔子間公、何公、間隙、臭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

子朝于齊、且于、役莊二十三年、甲戌、襲諸北郭、崔子稱疾不

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戸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

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興、公登、

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來還自廟

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

宮、言崔子之宮近公宮、或泽者詐稱公、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說文揄夜戒守有所擊也即今擊柝也

傳在十年。亦在二十一年亦在二十二年

于揄行夜言行夜得罪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祝佗父歸之祭申蕩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黍冕黍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醜蔑于平陰醜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發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入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言的君而死乎晏子言已爲君亦無異豈但我君也乎哉吾死也自謂我何爲而獨死也言已與衆曰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

將庸何歸補正東山趙氏曰即要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

梜庸何重焉言狄庸梜也

馮之君既死何所歸也

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故君若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謂崔子必殺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無爲當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林云謂崔子無乃於其民乎若以己私殉而死亦以己私歟言己非其徒言己非其徒死之言已非其徒死之義何所歸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趨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興三踊而出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說文揜夜戒守有所擊也即今擊柝也

傳在十年○亦在二十一年亦在二十二年

干揜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壞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申鮚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餐免斂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之義非養之難皆陰大夫公言莊公所

外聞難其故不得死其所親愛也非所親愛已與焉曰無罪

馮之君既死何所歸也

將庸何歸補正東山趙氏曰即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

按庸何重語猶言庸詎也

行乎曰君死安歸言君死我得安歸乎曰君死

若君以己私欲而死亦以己私欲而死

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不徒求祿皆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

無爲爲人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爲得死之而爲得亡

林云得生子

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

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歸門啓而入枕屍股而哭以公屍枕己股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抄楚文切略取也

呂覽者下有晏子与崔杼盟其言曰不与崔子而公孫氏者受其不祥二十二字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 與穆姜通及惠公薨聲姜使宣伯逐出諸外而立襄公襄公還齊葬公子納惠公 宣伯女於靈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趨出杼使甲興之不死者三人甲前有三人死并前其弟又書乃舍

林云南史氏弃史之在外者

按新序節士篇曰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

傳云乘共載也

本言5從当也敢也白起傳廉頗藺相如傳信為人易与注陰疾傳懼猶病也

傳云食馬必藉之以免難故

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贓匿藏也贓臧也

各亂而不能匡正其惡死而不能救恤其難死者而不能盡其節

親也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我鮮虞曰與誰能懼我言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駟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弇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壓埋之不窴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

傳云帰曲莊公以解於晉

正義云男女分別將以賂晉

傳云以班示降服

按班別也可參看下陳侯賂鄭之斷

傳以内外大小而差等之皆致賂

姓因名里死十三世四嬰喪車之飾所用多少各以其等諸侯六嬰不踰踰越也行人下令曰無令不合禮送葬之車齊侍上公九乘又有兵甲令皆降損晉侯齊人逆服兵不加刘炫云見晉僖既死令新君復從晉也於晉不通諸侯朝歌役在朝歌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爲賂處守國者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識者

傳云前年楚子伐鄭東門陳蔡許皆從而陳獨肆暴鄭報之襲入其国

傳在前年。

扶如諭語顚而不扶之相也一説突通探從衛也不改字

齊有喪師自宣退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浚逆衛侯衛獻公以十二年奔齊衛侯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墓冢閒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也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讎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

按礼檀弓曰飾棺牆置翣注云翣以布衣木如襝与疏云郑注丧大記云漢礼翣以木爲骨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両角高衣以白布画雲気柄長五尺云如襝与者襝与漢時之扇又礼器曰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

正義云下車禽恶之車明器塗車芻靈之类矣葬用兵甲若漢葬霍光姿材官軽車北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所以栄之也

傳云帥曲莊公以解於齊

正義云男女分別將以賂齊

傳云以班示降服

按班別也可參看下陳侯賂郑之斷

傳以内外大小而差等之皆致賂

傳云前年楚子伐郑東門陳蔡許皆従而陳獨肆暴郑報之襲入其国

傳在前年。

扶如諭語顚而不扶之相也一説突過楹狄衛也不必改字

齊有喪師自宜退

使叔向告於諸侯告其服

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言君復舍有之罪戾

晉侯使魏舒宛没逆衛侯衛獻公四年奔齊

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於齊以貿之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莊公十年

木刋隧徑也壍塞也刋除也

鄭人怨之六月

乙丑晉師歸

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

突穿也宛其城

太子偃師奔墓

欲逃歸家間

遇司馬桓子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

遇賈獲

賈獲太夫

而授入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忘與
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
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
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
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像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再
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
出子美子產也俘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
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節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代齊而稱同盟以明齊本

同盟趙文子爲政趙武代范匄今蒲侯
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
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
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
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楚
屈建子木屈蕩爲莫敖代屈建宜十二年邲之役楚有
建之祖父令尹屈蕩與之同姓名屈蕩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
木伐之及離城離城鳩城舒人卒叛前年舒鳩不服
舒鳩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王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駟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

傳云幣奉帛者礼帛礼之

正義曰下文始言屈建為令尹者因伐舒鳩追叙之其實建子馮卒在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為屈建也

附注云史楯曰屈氏楚惟一族非他姓之泛然者使出於其族而同名耳不詳其祖父也此傳之誤

日知錄云劉向撰世本二卷其書不傳

鳩鳩礼

司徒司馬司空皆陳之有司非鄭人見注疏一說鄭人為之蓋權摄非正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疏云墊隘言觸困也方言云墊下也
按墊都念反說文曰溺也隘玉篇曰急也

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疆曰久將墊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兩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駐簡閱精兵後爲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爲下自夷儀與鄭甯喜言張本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子產庶幾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

我服章弁服以韎韐爲弁又以爲衣裳
陶正蓋周禮陶人也爭

聖祀

二代之後用王者之禮至貴也舜則在其前其禮轉降虞則通二代爲三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按孔叢子曰禮之如賓客故曰恪也恪敬也

自由也從也與詩邶風日居月諸東方自出同字法

姊妹之子爲出

前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爲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堅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胡公虞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所至今賴周德相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也桓五年蔡出相公之子黜公也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按自由也
〈補正云辰陵之盟
介比介之介猶親也
按周礼夏官大司馬云馮弱犯寡則眚之注馮乘陵也
傳云不可億逞言周鄭素施德於陳而今逞肆如此不可億度馮云一云言其狂逞不可億度也
雕云億猶如也逞放恣也
煙塞也
授予也

奉戴猶奉事 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陳莊公宣公子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 君所知也 今陳忘周之大德 棄我大惠 棄我姻親 介恃楚衆 以馮陵我敝邑 不可億逞 億度也 逞盡也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 未獲成命 未得陳命 伐則有我東門之役 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隧者 井堙木刊 敝邑大懼 不競而恥大姬 上辱大姬之靈 天誘其衷 啓敝邑心 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 陳知其罪 授手于我 用敢獻功 晉人曰何故侵小 對曰先王之命 唯罪所在 各致其辟 辟誅也 且昔天子之地一 方千里 列國一同 方百里 自是以衰 衰差降 今大國多 數圻矣 若無侵小 何以至焉 晉人曰何故戎服 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 鄭武公莊公爲周平王桓王卿士 城濮之役 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 晉文公 命我文公戎服輔王 以授楚捷 不敢廢王命故也 城濮在僖二十八年 士莊伯不能詰 士莊伯 士弱也 復於趙文子 文子曰其辭順 犯順不祥 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謝晉受其功 子西復伐陳 陳及鄭平 前年鄭入陳服而去之故更

馮云言有罪当誅不論大小
傳云辟法也 致 疏之也為殷之制以其不合周礼也非
傳云差降謂七十里次国五十里小国 圻畿同
大室曰晉之獻捷時授之郑文也○愚案授恐受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林云人之有言所以成其志之趨向也言之有文所以成其言之華采也梅有文所以滿足其義也

梅易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制動之主也樞昌朱切戶樞也機居衣切機發動所由関機也

元貝也

傳云聚其財物入之王府若周官沢虞之職京人之所為也疏云淳鹹也傳云淳鹵地宜鹽者可資民用表之疆潦教之使勿雍滯梅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東方謂之西方謂之鹵廣韻曰鹵沢也天生曰鹵人造曰鹽書洪範曰水性本甘久没其地変而為鹵

瑜乞切地不平也

偷勺摳通

豬陟魚反勺瀦通

說文曰田践處曰町

物子曰一步今五尺七寸五分有奇

梅疏記注也

徒兵一本作徒卒

傳云車亦倣周制甸出長轂一乘之數

車兵甲士所執弓矢之屬

步卒所執弓矢之屬

雕云啓渓導之令来也非閑門

陸氏云疆菓之封疆也

伐以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結成

成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筆也

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榮辱之主

楚薳掩為司馬薳子馬之子

甲午薳掩書土田之所宜

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燔燎壊之欲以備田狩

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表淳鹵

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

數疆

疆界有流潦者下濕之地視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

偃豬貶量山林之梶以共國用

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

牧隰皐

隰皐水濕厓下濕

井衍沃

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之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九為井

量入脩賦

量九土之所為出而治理其賦稅

賦車兵

車兵甲士

徒兵

步卒甲楯之數使器杖有常數

車籍馬

籍疏其色歲齒以備軍出

賦車兵

車兵甲士

徒兵

步卒甲楯之數使器杖有常數

車籍馬

籍疏其色歲齒以備軍出

十二月吳子

傳之禮

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得治國之所以興

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

舟師莊二十四年也

門于巢

攻巢門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其少安從之吳子門

射之必殪殪死也

是君也死疆其

焉牛臣慮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減舒鳩賞子

木辭曰先大夫薳子之功也以與薳掩

往年楚子將伐舒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巻』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張本在前年。

林云朝夕之間人所易忽故少朝夕勤以行之思謂日夜思之既得之則亟行之朝夕盖不移時日之謂

傳云越過也言所行不過其所思有畔言有則也

張本在秋。

按說令本作閱容也又曰谷風小弁皆有七文皇詩作遑

鴻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晉程鄭卒獲舒鳩以與其子

傳云周書蔡仲之命詩小雅

一說復反復也

正義曰說文奕從廾言辣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下子不定則不勝其敵沈氏云圍棋謂奕者取其落奕之義也馮云落奕即絡繹廾古拱字

木醜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莞之面而已明各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太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將可乎哉始必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驗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奔棋凡事結枰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甯喜

林云甯喜已立殤公剽而不能定

圍棋布奔棋之進退不定尚不能勝其敵

奕圍棋也

林云明年衛獻歸国二十七年果救寧喜

九世也

春秋左傳卷十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巻』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馮天閑云未正先任始事之例如惠公元妃薨冠于隱元年不書即位之前是也

岡伯駒曰此本在二十六年任前故首加傳字注云別二十五年夷儀會注疏本盟二十五年亦注不合

十下恐脫有字 舊刻十下有有字

春秋左傳卷十八 襄公盡二十有四年 十八年

傳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也 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 成而不結 不結固也傳爲後年脩成起本嘗解 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經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衛雖未居位林甫專國猶爲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與不名傳無義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偃子 公會晉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卿會

林云殤公弒獻公復歸衛

戊当為戌
正字通曰論列是非亦謂之駁九経字様泥詭文分駁駮為二音非

起本在前年。

拙廣韻曰撫持也又揚子方言拊撫疾也郭璞云謂急疾也

公侯皆應駁方責朱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駁之秋宋

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

月壬午許男寧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

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歳之成

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行

御進也言二子名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

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劒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

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一不集

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

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去也袁人救之平公

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

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

公使與寧喜言言復寧喜曰必子鮮拒不然必敗子

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閒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不得

左傳卷十八

左傳曰拂振迅之義對則上衣下裳散則可以相通故以裹裳解拂衣也拂去也除也

侈多也侈張也

為治也如晉語疾不可為也之為

林云但欲守其祭祀而已

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爰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爰走從逆關出告右宰穀
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天下
誰畜之畜容也猶如故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悼子甯喜也受先人之命於悼公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不可遂
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
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若不已死
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

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
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在家守
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勝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
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
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子叔剽言無識故書曰甯喜弒其
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下受父命納蕾以叛罪孫氏也
戚如晉以蕾屬詣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
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

傳在二十一年。

正義云止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為從之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是舉族而称之也今云殺子叔為剽無益故称族也

傳在十四年。亦在二十年

傳云頷點其頭

傳云不在心不在我

前漢刑法志曰手足之扞頭目注云扞禦難也

岡白駒曰養牛曰牧養馬曰圉

也林父事剽而衍入義可以專邑自隨爲罪故傳發之唯甲午衛侯入書以退之

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館之而已館據其墮言心易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寧喜之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剽也臣不能貳遠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不能懷二心遠內之言陷公事離公及剽也二罪

岡伯駒曰惡鬼猶報人○厲癘通

左傳云以瘟病爲惡鬼而責其子反不如○林同楊升庵曰莊子云厲之人夜半生子○是之一說

先路革路次路木路林云子展爲元帥故特享之

按周礼四井爲邑

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故○林父食采于戚東鄙故孫氏愬于晉晉成三百人殖綿齊人今來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綿齊人今來茅氏東鄙戚邑殖綿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屬惡也遂從之子展曰厲之不如盖指孤竹爲惡鬼而責息子反不如也衛師敗之圍剽感父之言逐殖綿圍衛地雍鉏獲殖綿孫氏臣也復愬于晉晉下晉討衛張本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二前年月甲寅朝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大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王請之於王以路及命服爲邑八邑三十二共賜子產大

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且子展之功也故位在四（良陳希王展之功也）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爲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九命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也）正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言皇頡已俘其君）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土其手曰（夫子亦尊子圍之指）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縣尹主也）誰獲子（言皇頡已俘其君）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不勝怒）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印董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貨財也）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

路是天子所賜大夫所棄者名車不名路也蓋鄭伯不請于王而自賜之禮所以諸侯出矣

集韻揮音翬或作撝知宰也

張本在前。

穿封戌之戌一本为戍为是辛聿切

林云使曲澄王子圍獲已以媚權要也介一說讫也

美仲搜弱音若搦音諾蓋古音通搦搜也杜注非

傳云弱爲囚爲所禽說文曰抽引也又拔也

傳云請贖之歸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傳云子産以大叔之辭使秦嫌有貪名賜国體故不獲已為帰功於秦之辭使秦可以施徳於鄭耳一本不其作其不

林云言当帰功于秦以收賂

○戊当為戌下同

物子曰一井九百畝　当今二十七町伍段伍畝陸歩有奇　按六十井当今拾陸萬五千参百今令壱段貳畝有奇又曰畝十歩当今参畝壱歩有奇壱歩有奇壱歩当今伍尺柒寸伍分有奇

傳云以劣臣討君而賂武明矣

謂大叔辭以貨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也）謂董父（辛公名而會小利不可謂之国之承）必不得（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也）謂秦不亟（下）董父受（下）楚（下）獻（下）功（下）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也）若曰拜君之勤（下）（本句）秦不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也）受（下）楚（下）獻（下）功（下）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也）兌（下）之（下）小利（下）也（下）故（下）謂（下）秦（下）不（下）亟（下）爾（下）若（下）曰（下）拜（下）君（下）之（下）勤（下）（本句）猶拯救邑之城下其可辭（如字）與鄭國（徵君之惠楚師其徙（斜）（対晉而伐鄭和計之）此董父（辛公名而會小利不可謂之国之承）可得（郤人従子産之言）弗從遂行秦人不可（下）更（下）遣（下）使（下）執（下）幣（下）用（下）子（下）産（下）（去聲）之（下）善（下）乃得（下）董（下）父（下）傳（下）稱（下）子（下）産（下）之（下）善（下）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去聲）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計衛疆戚田（正之戚之并疆）取衛西部鄡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鄡城因以名姓）趙武不書（譏（下）（去聲）公（下）侯（下）會（下）向（下）戌（下）不（下）書（下）後（下）（レ点）城取田六十井也）後期也（如字）鄭先宋不失所也（如字）於是衛侯會之（晉將

執之不得（レ点）眞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晉人）使如齊（以寧喜北宮遺）告（レ点）且請（レ点）討其弑君（レ点）伐（レ点）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レ点）晉（レ点）而後告（レ点）諸侯（レ点）故經書在秋（衛侯如晉請二子）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レ点）衛侯故如晉（欲（レ点）共（レ点）請（レ点）之）晉侯兼享（レ点）之（レ点）晉侯賦（レ点）嘉樂（嘉樂詩大雅取（レ点）其嘉樂君子顯令德宜（レ点）民宜（レ点）人受（レ点）祿（レ点）于（レ点）天（レ点）國景子（景子國歸）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レ点）遠（レ点）露之在（レ点）蕭（レ点）以喻晉君恩澤及（レ点）諸侯）齊（レ点）侯（景子）賦（レ点）緇衣（詩鄭風義取（下）（去聲）適（レ点）子之館還（レ点）于（レ点）授（中）（レ点）子之粲兮言（レ点）不（レ点）敢遠（レ点）于（レ点）晉（レ点）叔向命（レ点）晉侯拜（レ点）二君曰寡君敢拜（レ点）齊君之安（齊侯有徳是安故宗祀）我先君之宗祧（レ点）也敢拜（レ点）鄭君之不貳（レ点）也（蓼蕭緇衣二詩所（レ点）趣

傳曰粲餐也

傘疑令誤

遠廟曰祧　岡伯駒曰宗廟之称

晉侯嘉樂二君故二君一言沢及于已一言不敢遠晉以荅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各不肖故拜二君辭罪

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諸晉）

爲林父之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教晉戍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舞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十族已亡）

世族譜曰罕駟豐游印国良七族始出穆公

傳云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国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

羽不爲卿故惟言七穆

初宋司徒生女子（司徒共姬宋大夫）赤而毛（赤色）

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伯姬也）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多（平公共姬子也）

視之尤（尤甚也）共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順心）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

宇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名伊戾）

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大子之事君子也惡之不）

按夫猶彼也

妾卑賤之稱僖二十三年蠶妾同

敢遠好之不敢迩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
其外莫共其内伊戾爲大子之内師（他有人共太子在外禦己之職）不行恐内侍讒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伊戾所作盟也掘地加盟書告為大子之罪）誰作盟處爲太子而騁告公（騁馳也）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內事左師佐外事）夫人佐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外内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若日向中而使）大子乃自佐使人就請其佐）過期乃縊而死（又加稍刻何可來）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正義云民從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

（時弁既為夫人逆本四之喜左師欲令夫人重己故佯不知之）

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於家也）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向戌見夫人氏習馬之人向其為誰）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乃爲錦馬之先）曰君夫人而後再拜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敢敬也）敢命（多言乃使便宜改之）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敢敬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謙太子所以無罪而死鄭伯歸自晉（講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西如晉聘同）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夫人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發初楚伍參與蔡（聲子伍舉之子）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朝之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子馮祖父椒舉也伍舉奔楚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還如楚且曰晉大夫與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於事故且曰晉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自楚往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對曰雖有

類篇云杞似豫章埤雅云梓為百木長羅願曰屋室有此木則餘材皆不震傳云夫發語

林云送之出亡

傳云夏書大禹漢

皇与遑偟徨通暇也封大也○林注所以上天眷命有下国之衆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子家名聲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用常法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濫不敢怠解怠寬暇也刑不濫濫不敢怠解怠寬暇也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懼刑恤民不倦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饗也洒食賜下無所不饗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減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風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

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

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鈞同其聲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沈子揖及大夫三人盟而還（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之師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諸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鄧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閱車馬蓐食師陳焚次舍也焚次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

林曰爲之致嘉加於常膳之道則酒食之餘賜其臣下

飫食多也

此以字法大學副含

鄭玄曰殺牲盛饌曰犒

馮天閑云不善是也於言不喜老人。履斬曰是之也楊雍之是是正也与提同字彙曰審也林云不能正

夫人校本作大夫

傳云雍擁同

鄭才多反又子旦反或作贊

而逸楚囚欲使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辰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不使得取夏姬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鳩棘皆楚邑譙國鄰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

成十七年晉欒書將中軍荀偃士匄將下軍以救鄭楚子重自申踰息以伐宋荀偃士匄請還子重聞之亦還晉人及楚師遇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師亦還

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

壓北甲反迫也

一音易夷也行路也

楚語作易中下郑司農曰易行中軍与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

四萃楚語作三萃注曰時齊有四軍言三集若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

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賁皇之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樂書特將中軍以爲陳樂范易行以誘之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新軍合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故曰二穆中行二郤必克二郤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潰東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爝子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
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
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
亦不以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
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伍
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許靈公如鄭伯自行
夫獨鄭伯欲與之縣以比叔向叔向能
故許悼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辛丑楚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言許靈公以死情依而我不能為之使邪則懈怠如此何以求諸侯而主霸業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於明年楚
王是故昧於一來昧貪冒也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逞快也夫小人之性貴於勇奮於福以定其性而求
名焉若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懿動也言鄭之欲與楚
戰者皆貴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
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樂氏
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汜水名
汜水南歸而後葬許靈公之志也儒人歸儒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

悼發於下也
獲九人焉云楚獲鄭人而追逞而歸應
君子是以云云補正云討罪而取其女且同姓故
奮雾也見吳光殿賦雾之間之雾杜注非
正義王肅云雾憒自矜奮以夸人奮吝惜之名故為貪侍之民之貪亂是也
禄比叔向也補正引陸氏曰
恚胡桂切恨怒也

失政也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 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 禮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國稱上時事四時貢職宰旅不政斥言 旅家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 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舊大也傳言周衰諸 侯莫能如禮唯 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邶之歲莊二十四年 其夏齊烏 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 鳥餘又降衛 襲衛羊角取 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 遂襲我高魚故城是莊廩 有大雨 自其竇入甬故水竇閘 介于其庫入高魚而介其物 以登其城 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讓而不書其義未聞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

宣子奔范宣子范匄 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辛 不能治烏餘之罪 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 則討治其罪而使歸其侵地 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諸孰可 而貪其土地以利晉國 使也對曰晉樂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晉樂帶晉大夫能無 用師言有權謀

經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與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案傳會者十四國齊 秦不交相見邾滕為

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書信也陳于習會常在衛上孔父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弒之故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荅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卷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歷推

傳 二十七年春齊梁帶使諸侯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諸侯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爲名 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故詐許封之 烏餘以其衆出出封受封 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衛若致邑封烏餘者 而遂執之 盡獲之皆獲其徒衆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 季札聘魯在襄二十九年慶封奔吳 叔孫曰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已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 衛甯喜專公

傳云恐烏餘知而有備乃詐使之受封而出四国若致邑以封之者遂執之獲其徒衆各帰其邑

魏禧云令具車徒者不使其黨逃散復得為乱

正義曰重言諸侯乃謂天下諸侯皆以比事睦于晉

馮云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但指三国耳

甯喜弑剽納衍故專国政

林父逐君宜死乃出奔而得生寧喜納君有功乃見殺

惠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寧子不及此（及此反也）吾與之言矣（言政由寧氏）事未可知（惡我之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使衛公不與知其事）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寧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寧氏殺寧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寧喜之黨）受命而出（既受命而出紀）衣其尸桃之（衣寧喜之尸）股而哭之（既哭寧喜而又為之股）欲斂以亡懼（懼為明年石惡奔傳）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孫林父逐而出之納而殺之）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明也）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知治國）且縛賓使之（使寧喜納免餘）不可（不肯）及河又使止之（使止之）不可（不肯）還託於木門（木門衛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懟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吾不可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懟）遂出奔晉（公使止之）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公喪之如（喪息浪反）服終身（穀梁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服無月數而獻公（言終身）嘗故言終身）

肯与肯同苦等切

詛止也

岡伯駒曰詛惡勸善

傳云恨公負言極也

馮云從之而治其事則明亡以懟君故出非不才見弃也惡豈可令人知之○履軒曰言能治其事以見其憤也則人知吾所以出之由矣即是顯君之惡矣君也兄也將何所懟焉○傳流公喪之句如稅服終身句而注云礼日月已過聞喪追服曰稅謂候絶期無月兄弟追服之礼如而服之殁身慚痛之深也岡伯駒曰如而也

稅服出檀弓追服之喪服也

林注以稅為句履軒曰稅服比本服為輕礼既葬暮月若飲而食肉是兄弟之稅服獻公特服而終身如非不飲而食肉者故言如稅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正義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校本棗臣六十言臣之多当如得六十而今臣已有六十矣大夫之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為采邑之極此云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指一乘之邑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称邑也

孫子曰兵書之興軍十萬日費千金是兵为財用之盡也

成当为戍

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臣弗敢聞且寧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養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書蟲害物之蟲指宋魯之君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詐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折俎體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賀二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

沈氏說傳云李渭記錄之

展陳也整也

傳在二十五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戍当為戍下向戍之戍同

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丁卯宋向戍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也晉大夫成申盟載之言兩相然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戍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戍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使請齊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

木使馹告諸王馹傳也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還從陳向戍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要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忘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東北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還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因會擊晉欲

干三年傳曰以藩載乘盈及其士杜云藩車之有障蔽者又昭十三年傳曰乃藩為軍杜曰藩籬也

拙藩輜通周礼春官巾車曰漆車藩蔽注云藩今時小車漆席以為之

楚人被甲在衣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以為君甲胡期之事上云未可信)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四字句利吾事而已苟可得之此言)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信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其(子木死)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為明一年)

起本趙孟患楚裹甲以告叔向曰何如向曰何害也匹夫一(也)為不信猶不可(單)罷其死(單盡也罷疲也)單以為(明也為古字通用)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罷於死(單)井

馮云傳不信也

因宋云補正云鄧氏曰子宋則因宋以守也病渭楚攻而病也夫於言人人能致死句人同力故可以倍楚一說守字句夫於彼也渭宋也

傳云因宋守病因宋為弭兵而恃之以坐致此病則宋宜劣之致死辨誤曰病字当屬下

不及三馮云不能得宋死力也

林云庸功也

傳云庸用也

楚之不受聞於諸侯皆背楚而因事晉故為我用○林之又不及七言不幸而死

岡仙駒曰私人之屬国也

逞快也

林云三渭不及三年

附注云依孔疏則其当作以

單罷云云補正云言未有不已○傳云單獨也言獨自面又曰不病不能為人病也其死一作以死可從一說不恐必誤

馮云不病不待病而強死也正義云不病者不唯病害

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夫能致死與宋(則夫宋能致死時我為楚所病)欲入宋城則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岡晉專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叔孫曰邾滕人之私(邾滕屬二國故私之)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履斬曰春秋不書族承上文也且豹之處事得其宜何以貶之傳既非矣注亦因襲舛錯

歃 色洽切 俗字山輒切

正義云陳蔡鄭許乍南乍北成二年楚公子嬰齊為罕之盟諸夏大夫咸在是更代主盟實久也

林云楚欲尸盟自同于小国任晉之命事不亦可從其清乎按玉篇曰細小也先言晉細者如從晉小国也

挼辨与辨通史記項羽紀曰項梁常為主辨又韓信傳曰多七益辨又周礼考工記曰以辨民器注云辨猶具也

林云听行之言皆可告人故情無所隱

副敷救切稱也

歃神食氣也

国語注為使也

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魯、魯君非得有命令、此命告豹、豹宜黜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晉小是故貶之。

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辨具其主。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益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享大夫酒、臧紓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酬、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愧副之故不愧

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

一本于作於

尔雅釈詁疏之卒終尽也

第当作第

策当為第

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印段公孫段二子石印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忡忡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賦甘棠甘棠詩召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茇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人不失其所以興美召伯之德也趙孟賦采蘩采蘩詩召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詩以言志抑詩衛武公刺厲王自謙之詩也趙孟賦綿綿瓜瓞之章綿大雅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甫陾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瓜瓞大也緜緜不絕也以興王業之初起小而後大喻文王之興由太王之德也趙孟曰美哉鄭伯其能以寵貺君矣詩以言志貺賜也能以寵賜君也趙孟賦蟋蟀蟋蟀唐風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也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言我有望於此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交故能受天之福趙孟曰匪交匪

按毛傳云謝邑也鄭云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

傳云召伯諸侯之事故推其君而不敢当

增韻曰不期而會曰邂逅

康樂也安也職主也

荒廢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

故趙孟云有望

按匪交之匪詩作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巻』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二十年、鄭殺良霄、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褒加厚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

傳云享舉而答伯有云鄭伯未有無良而誣之以公歌之於衆為衆電於寘因策其必速亡按尔雅釈詁云殄病也注云相殄厚亦可耻病也又陳尸為戮

謀不当則衆合死也自殺其功言已得免死

傳云六十六十并示亦以賞書

傳云兵金也居其一

隱五年僖伯曰量渭之軌又曰木軌不物謂之亂政

術師古曰心之所由也

王肅曰蔽渭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

馮云賞邑書之于札子罕削其字又投之于地也

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子罕曰我將亡夫（夫）子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已其也）矛（溢猶恤也傳云徵詩周頌詩又假以溢何為假声之轉溢為恤字之訛按周頌惟天之命篇戍当為戍）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向戍）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收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戍之謂乎（善向戍能知其過）齊崔杼（崔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生成及彊（偏喪曰寡特也）而寡（寡）東郭姜（東郭偃姜）生明（後妻之子）東郭（東郭偃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公子棠之子）與（與）東郭偃相（相）崔氏（崔氏）崔成有（有）疾而廢之（廢之）有（有）寵（寵妾）之（之）棄（棄）崔成有（有）疾而廢之（廢之）有（有）寵（寵妾）之（之）棄（棄）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弗）予（予）東朝（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崔子）曰崔宗邑也（宗邑宗廟所在）必（必）在（在）宗主（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殺之）告慶封（封）曰夫（夫）子之（之）身亦子（子）所（所）知也（知）唯无咎（无咎）與偃是（是）從（從）父（諸父諸兄）兄（兄）莫（莫）得（得）進（進）矣（矣）大（大）恐（恐）害（害）夫（夫）子（子）敢（敢）以（以）告（告）慶封（封）曰子（子）姑（姑）退（退）吾（吾）圖（圖）之（之）告（告）盧（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封以）曰（曰）難（難）吾（吾）勑（勑）女（女）九月（九月）庚（庚）辰（辰）崔（崔）成（成彊之子）崔（崔）彊（彊）殺（殺）東（東）郭（郭）偃（偃）棠（棠）无（无）咎（咎）於（於）崔（崔）氏（氏）之（之）朝（朝）崔（崔）子（子）怒（怒）而（而）出（出）其（其）衆（衆）皆（皆）逃（逃）求（求）入（入）使（使）駕（駕）不（不）得（得）使（使）圉（圉）人（人）駕（養馬者）寺（寺）人（人）奄（奄）士（士）且（且）曰（曰）崔（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新築女牆而守之

介助也

或言辟即避陳太子及司馬偃逃墓免

氏有福止余猶可恐藏家禍不止其泉遂見慶封慶封曰崔言慶一家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宋

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縰妻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嫳爲崔子

御至則無歸矣乃縰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嘗國嘗國秉政楚遠罷如晉泣盟罷令尹子瀠報荀盈也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

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矣

傳云敏則周於事而能養民

岡伯駒曰敏恭敬也

賃傭也以財雇物也

辰十二辰

戌当为戌

頓遽也

公羊作邾婁

湯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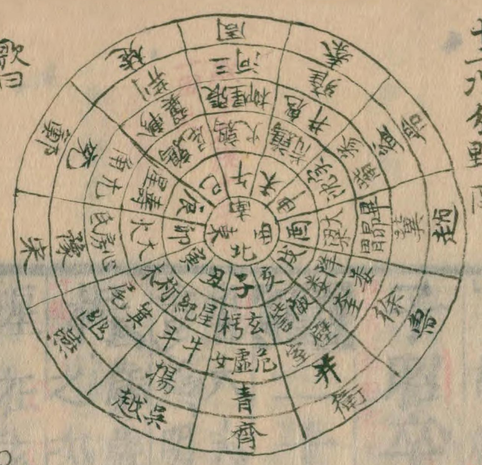
崔氏之亂莊二十三年申鮮虞來奔僕貲於野以喪莊公爲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朔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篡喜之黨書名惡之邾子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一位不爲卿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

康王也十三月乙未日記

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周成

今年鄭游吉宋向戌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

星也星紀起牽牛之次玄枵起虛危之次斗牛之次道多在西北是歲歲

玄枵今巳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

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至此年一歲故在星紀明年

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温反此名

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蛇玄

武之次虛危之星龍蒼龍宿歲星木也歲星木也

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龍宋鄭之星

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

棁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棁耗名也

饑何爲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

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夏

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

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以宋

今薊縣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以宋

齊侯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

事而後薦賄以副已

秦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

請事以順其

正義曰歲星木精木位東方東宿爲青龍故歲星亦以龍爲名

馮云三宿女虛危也

正字通曰凡物饑耗曰棁人饑曰棁腹名字也正義曰棁声近耗故棁爲之耗之名也

副敷救切稱也

傳云蓋欲弃朝者晉之志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歲星右旋十二宿一周天

玄武为龜蛇

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也淫荒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一位不爲卿

楚爲宋之盟故朝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林云景王崩景王立

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林云康王卒卲教立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愼

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皆如晉會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丑斗牛之次玄枵虛危之次

歲星右旋十二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紀明年在玄枵虛危之次

杜氏

玄枵今已在玄枵今已

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

玄枵三宿虛危之星龍蛇所乘龍宋鄭之星

玄枵虛危之星龍蛇所乘龍宋鄭之星

歲星在玄枵虛危之次歲星也星紀丑斗牛之次玄枵虛危之次

歲星在玄枵虛危之次

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

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

歲星在玄枵三宿虛危之星龍蛇所乘龍

傳在十九年。亦在前年

從子字始見于此稱兄之子爲之子曰從子族子事見大學衍義補及韻會

迂当為迂

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之取重丘盟莊二十五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甯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弗唯旃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曰其過此也往日主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迓也子展使勞蔡侯鄭君使士莊伯勞蔡侯於郊未入于郊而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

不得良死必為其子所弒

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涇而不恭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鄭子班弒其君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由其子以致禍亂凡人之所為如此者爲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馳奔而以告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不應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而以歲之不易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按詩鄘風曰大夫跋涉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逞快也

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 今執事有命曰女 鄭伯不得自朝 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 鄭之言汝下官何関国之政令 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 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 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之德失德則諸侯皆貳君不利 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 不得圖楚 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 不修政事乃德行和令載言時以永諸侯之好已 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 顧䷚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 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 何敢畏憚勤劳而不朝楚 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 失道已遠而無應故凶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 其願謂欲得鄭朝 以復其願 而弃其本不脩 復歸無所是謂 復報也

正義云以易有十年不克征之語故云行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昊王令諸侯于申距今八年也

疏曰婦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為婦於鳥則鳥尾曰婦妻子為人之後鳥尾為鳥之後故假以婦為言 正義云

鵜火柳星鶉尾張翼軫 晉書天文志曰歲星之精流為天衝

迷復 失道已遠 又無所歸 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 楚子必死君 快楚心 言楚 往當送其葬 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 休息也言楚 不能復為害 神 也幾近也言失道 遠者復之亦難 吾乃休吾民矣 神竈鄭大夫 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歲弃其次 於客處也 歲星弃星 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紀之次客在玄枵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 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 次名 鶉火鶉尾周楚之 次名 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 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 朱鄭饑神竈則曰周楚 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 惟人所在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舍草舍之舍也注疏草舍者不為壇則不除地故為草舍耳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王歡國郊除地封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外僕掌次舍者）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忘於德（忘解）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

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大國有福慶之事則賀之大國有憂之事則弔之）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子產相鄭伯以如晉（相去聲）晉侯以爲能（爲于僞反）使治諸侯之賓客（治直吏反）歸其田里（歸于僞反）不自爲政（爲于僞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內實妻妾也嫳氏盧蒲大夫）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數日國遷朝焉（國人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嫳也賊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癸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娶慶氏盧蒲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己）余獨焉辟之（賊

傳云子產之言有激而云爾

美仲梭易內交易內妻飲酒言溫酒也

傳云得賊告反以功贖也諸亡人云云補正云郤氏曰亡人謂莊公之黨崔氏名之為賊者也得賊以告於今律所謂能自捕得者也不然何從而知之何從而反之岡仙駒曰以讀曰与古字通用

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樂二子皆莊公黨

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公奔在外何出奔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小

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洎音暨又古暨切肉汁也

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蓋盧蒲癸王何之謀

告盧蒲嫳以二子怒告嫳盧蒲嫳曰讐之如禽獸吾寢處其皮

之矣言能殺而蒲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

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其知謀不足用以慮事

傳云公膳公家食群臣日膳饔人庖宰

傳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同文法詳見傳二十九年標注

日知録云注非也邵国賢曰七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愚謂本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国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吞国之権

註時当為時

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

告北郭子車子車大夫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各事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忘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雖敢獻其

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示之兆龜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字泣乃使歸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愎 皮逼切 戾也 很也 又咈也

正義云祭礼主人先獻令公在而奠为上獻舍使为之不可以礼責也

史游急就篇倡優俳笑是一物而二名也

傳云四族得介其所釈之甲

傳云薨凡棟也 甜壷即祭器

薨

張本在二十五年。

傳云文子以公歸其家税祭服入于公宮於懼難也 税解也

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 陳氏鮑氏之圍人爲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東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 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介固也 慶氏之甲、楯、橾也 扉三、以楯擊扉爲期 扉門闔也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楯、動於聾、聾、屋棟、以組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 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寅 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言欲會公室非爲亂 陳須無以公歸、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傳在前年。附注云一事重出

汜当為汜与汎同

辟病也

馮云礼祭食祭先進穀之序偏祭之令迫祭豆不依先後之序也

傳云旬餘吳子餘祭以史記考其時則傳說近之

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内宮陳鮑莊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

申美而先仄可必鑑

美澤可以鑑光鑑照也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死乎

陳鮑之所故

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以樂

鴟芳脂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弁冥冥

句餘子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

慶封高固皆其名之時

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

傳云終褅竈言

傳云三子詰二十一年弃按二十一年弃侯討公子牙之黨故逐三子此云崔氏之亂傳文前後自乖如此

馮云是欲言使人可欲

傳云外亡在外也

林注若奔而在外國重我之一邑亦不可得而享制

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爲言將衆慶封之族而尽殺之子展知其

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崔氏之亂慶封高固殺孫良夫與甥于蒲昭四年殺慶封傳

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五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

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享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

慶封邑多厭足其心驕侈物極而反之

若奔而在外國重我之一邑亦不可得而享制

眠忘其邑多之致高亡恐邑多厭侈而失之固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傳云幅喻有度也

傳云黜猶屏也慢漯汚也

傳云其中必有自陳者已而果然

注疏曰拱謂合兩手也

爲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爲之幅使無黜嫚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弊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以其棺尸崔杼之尸邊以竟其罪國人猶知之況崔杼於市崔氏弒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柩著之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楚也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榮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潧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還爲鄭國事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行潦之蘋藻言賤寘諸宗室廟季蘭尸

馮云柩當即崔杼之柩蓋尸腐不可戮故尸棺于市以示戮而国人皆指目之也

成当为戊

尸陳也

補正云言其尸奠

傳云迂往也

按詩召南采蘋篇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傳曰蘋大萍也藻聚藻也行潦流也鄭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性用鱼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芼莫北反又辛菜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言其尸之有奈季女傳云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鄭云牖下戶牖間之所傳又云季少也又按蘭通斕吳志孫權傳童謡曰黃金車班蘭耳斕雜也

岡伯駒曰阿陵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特1
2187

春秋左傳卷十八

傳云古者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室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沒祭於宗子之廟故云如女琅蘭而馨故曰季蘭

時冬十二月寒將至故云目前飢寒猶不憂恤何暇為遠慮其後

成当为戍

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弃乎、為三十年、鄭及楚平、殺良霄傳

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深慮、言君子有深慮思遠、小人惟從事之是圖。目前飢寒尚不憂恤何暇為遠慮其後小人惟從事之是圖。

遠、近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遠、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

遠其後、遠、服也、誰服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

者、忠也、成、伯、榮駕鸞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言君為康王一人而來

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

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

傳云徵驗也徵一本作懲

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喪甲之際不以此廢、故曰禮、

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事宜直臣子急慢、故於此發例、

林云実十一月癸巳崩以十二月甲寅告

緩非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卷』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